

老舍著

# 我这一辈子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我这一辈子

老舍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一辈子/老舍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33-1321-8

I. 我…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数据核字(2000)第 76872 号

书 名: 我这一辈子

---

作 者: 老 舍

责任编辑: 余天宝

封面设计: 高荣生

制 作: 赵光明

插 图: 高荣生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42 号

邮 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mailto: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4 千字

印 张: 6.5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321-8/I·1144

定 价: 12.00 元

## 小人物的笑与泪

秦 弓

《我这一辈子》里的“我”，姓什名谁，我们读罢全篇也不清楚，但这个娓娓讲述自身经历的小人物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这一人物之所以能够让人难以忘怀，不仅由于他的坎坷命运，更缘于他那泪眼含笑幽默性格和老舍所擅长的笑与泪交融的幽默叙事。

小说的主人公要强、自信，深为自己的聪明、善良、随和与勤勉而自诩，但社会与命运偏偏同他过不去。他以为凭自己认字与写字的本事，一出马就该去当差，可实际上只能去当冥衣铺学徒。他想凭自己的裱糊手艺，可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可是赶上年头的改变，裱糊匠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不得不另觅生计。他原来想象结婚必是件有趣的事，以为凭他的精明帅气与做事麻利，娶个俏式利落的妻子，过上和美甜蜜的日子不成问题，可到头来，天配良缘却化作了劳燕分飞，年轻的妻子抛下他和一儿一女，与他的师哥一同跑得无影无踪。凭他的

经验和知识，他以为到哪儿都可以做个很好的警察局长，可他当巡警苦熬了多少年，才熬上个巡长，刚刚被冯大人点去当卫队长，不料冯大人还没到任就被撤了差，他的外任梦想跟着落了空，回来又失去了巡长的位子，不久连巡警的饭碗也被新来的局长一脚踢飞。后来他到矿区当过煤矿的卫生处主任，升任过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可没过多久就被顶了下来。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好不容易升了排长，却因为儿子病死他乡，不得不辞职回家，靠打零工养育嗷嗷待哺的孙子。

时世艰难，命运多舛，幸亏他有一副幽默的心怀，若不然，他怎能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又怎么去面对不知还有多少苦难的余生？

幽默是一种达观的心态，对他人得宽容时便宽容。结婚以后，他有时觉得妻子有点太野，可是他马上开导自己：“哪个利落的小媳妇不爽快呢？……她见了长辈又是那么亲热体贴，殷勤的伺候，那么她对年轻一点的人随便一些也正是理所当然”。 “由大家的眼神看出来天下并不很太平”时，他也并没有怎么往心里搁这回事，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闹个天昏地暗。即使妻子跟着师哥跑得如同石沉大海，他在一时的怒气消散之后，反倒对妻子可怜起来，想象着迷途知返的妻子回来时自己的大度接

纳。

当他以幽默的心态反观自身时，善于从弱势地位中看到自己的强项，用以鼓舞生活的勇气，在逆境中不断增强自信。他幼年读书虽然不多，可是足够读《七侠五义》与《三国志演义》什么的，他就颇有几分自得。与读书人相比较，他在社会经验上获得了优势：“假若我多读上几年书，只抱着书本死啃，像那些秀才与学堂毕业的人们那样，我也许一辈子就糊糊涂涂地下去，而什么也不晓得呢！”他的字写得有模有样，不比有些大官逊色，可是总是缺少官缘，当他想到当不上官不是因为沒有能力，而是因为“朝中无人”时，怀才不遇的不平就转化为自我安慰的动力。当裱糊匠虽然比当差稍差点劲儿，可是由于热情、细心与不辞辛苦，他能够成为亲友中的重要人物；当了巡警虽然辛苦，总觉得比拉车略高一头，有身制服穿着，好歹是个差事，至少表明自己识文断字而好体面，身上还藏着一份儿生不逢时的手艺，这都能使他知足常乐。即使妻子跟师哥黑子跑了之后，他也决不认可师哥比他强，黑子脸黑如铁球，五官简直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身材虽高，可也不见得怎么魁梧，高大而懈懈松松的，那么个傻大黑粗的家伙，怎么竟会叫女人动心？“哼，我要是有意的话吗，我倒满可以去

引诱引诱女人；虽然钱不多，至少我有个样子。”他总是对自己的模样、人格与能力抱有自信，自诩是个漂亮的人、有用的人、热心的人、善于抹稀泥的人。等到他五十多岁时，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也不愿意放弃自尊，“不求人白给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自然，在这一人物身上，有时候，精明只是一种放大的自我感觉，忠厚不过是缺乏机变的别名，建立在这种自信基础之上的自尊难免有一点可笑。但人活一口气，哪怕是身处卑贱地位的小人物也理应有他的自尊，这样看来，他的自尊就有了一点可敬可爱之处。

当他遇到挫折时，能够知难而退，以迂回来寻求进路。少年正做当差梦时，家里教他去学徒。学手艺虽说不比当差风光，但五行八作，行行出状元，学手艺原不是什么低搭的事，这样一想，他便顺从地去当学徒。好不容易学成了裱糊手艺，却不大能派上用场，他的脑袋灵活，想到“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于是，他选择了先前瞧不起的巡警。自诩为年轻漂亮、聪明规矩的男子汉，忽然间最亲爱的妻子跟别人跑了，其羞愤可想而知，“这种事本来是可以把人愁死的”，但他

没往死牛犄角里钻，而是找法子乐起来，他得活下去，把幼小的儿女养大。丢了巡警的差事后，弟兄们有含着泪把他送出来的，他“还是笑着；世界上不平的事可多了，我还留着我的泪呢！”

笑是他应对不平与舒解积郁的法宝。那几段聊斋之所以能够让他记住，许多年后还能说得很齐全动听，大半是因为他从报上读到时，那几段聊斋在译成了白话之外，“又添上些逗哏打趣，实在有个意思！”他对“逗哏打趣”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与兴味。他是个活泼爱笑的人，善于从别人的缝子里找到调侃的笑料。譬如：洋学堂里开运动会，学生跑上两个圈就仿佛有了汗马功劳一般，又是挽着，又是抱着，往大腿上拍火油，还闹脾气，还坐汽车，在他看来，这些读书人真是娇气得可笑。再如那些警官儿，有的连本地的话都说不上来，二加二是四还是五都得想半天。有位教官头一天教操法，竟然忘了叫“立正”，张口就来了句“闸住”。此辈庸官儿怎能不让人讪笑？笑不止面向别人，也时常指向自己，这样一来，调侃就变成了自嘲。譬如，以前他管巡警叫“马路行走”<sup>①</sup>“避风阁大学士”<sup>②</sup>和

① “行走”：清朝，调充某项职务即称在某处或某官上行走，如御前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南书房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称额外派充之官为“行走”，如参事上行走，秘书上行走等。

② “大学士”：官名，唐朝天宝初年设立，五代后梁、北宋、明、清等朝沿用，但职权大小不等。



“臭脚巡”，当上巡警后照样叫自己，权作苦闷的宣泄。再如对命运的自嘲：从老早，他心里就嘀咕：儿子宁可去拉洋车，也不必世袭自己这辈子当够了的差事，谁知到头来儿子偏偏认准了巡警，又走了父亲的老路。“一个人当巡警，子孙万代全得当巡警，仿佛掉在了巡警阵里似的。”岂但如此，连儿媳的父亲与哥哥、女儿的丈夫全都是巡警。“可倒好，我这一家子，老少里外，全是巡警，凑吧凑吧，就可以成立个警察分所！”篇末，他感到了死神的威胁，即使如此，他还免不了要笑：“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这时的笑声，调侃与自嘲的柔婉已经让位于讽世的锋芒了。

其实，这种讽世的锋芒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叙事主人公的自述之中。诸如：大清国改为民国，可是，新官儿手底下的人欺负起人来并不比原先的大官儿们的车夫仆人差。牌九押宝慢慢地少了起来，可是改玩麻将了，巡警照样的不敢去抄赌。说当官的糊涂得叫人难过，“我这辈大概做不了文官或是武官啦！因为我糊涂的不够程度！”当官的干正事糊涂，可是捞起钱来个顶个的聪明。连大贼都懂得去找退职的官儿去偷，因为“既有油水，又不至于

引起官面严拿；他们不惹有势力的现任官。”巡警风里雨里地巡街下夜，每月只能挣六块死钱，而大宅门里的老爷挣钱没数儿，固定的薪俸之外，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进项，更不必说电灯、自来水、煤、电话、手纸、车马、天棚、家具、信封信纸、花草等，都不用花钱，还能白使唤几名巡警。当官儿的凭借权势，恣意妄为，作威作福，而底层社会的人们则穷愁窘迫、朝不保夕。主人公有了儿媳妇之后，以为留下胡子才够做公公的样子，没想到竟因胡子闯下了祸。新局长到任检阅全城的巡警，喝令“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兢兢业业服务二十年，没做过什么错事，只因一把胡子就被一脚踢了出来，一个铜子的恤金养老金也没有。从这一充满了黑色幽默味道的事件，可以看出社会是何等的荒唐！不仅一个个细节与插曲，而且主人公善良勤勉而屡遭不测，这一命运走向恰与性格价值相背的整体叙事框架，都是对荒谬社会的控诉。

不过，这里的控诉不是血泪交迸的指控，而是把沉痛、委屈与义愤化作笑与泪的倾诉，如主人公所说“笑常常和泪碰在一处，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这是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作者的艺术风格。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

就表现出幽默天赋与悲剧情怀，无论是《离婚》等喜剧性长篇，还是《骆驼祥子》这样的悲剧性作品，笑与泪都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我这一辈子》就是这种幽默风格的又一个艺术结晶。在这部第一人称的小说里，幽默不仅直接表现于人物的性格以及性格同命运的严重错位，而且借助人物的视角与饶舌，呈示出手法多样、层面丰富的广阔艺术空间。有时，作品在对比中揭示荒唐，譬如：穷苦人家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而豪门深宅里的姨太太一小盒巴黎来的香粉就五十块钱。再如：“当兵要野，当巡警要文明；换句话说，当兵有发邪财的机会，当巡警是穷而文明一辈子；穷得要命，文明得稀松！”果然，我们在第七、八两章里就看到了兵变时兵的野蛮与巡警的“文明”：大兵们纵火、抢劫，提着抢来的金银首饰招摇过市，而巡警则吓得不敢上街，恰巧在街上值勤者见到大兵及相跟着大捞一把的市民的抢劫，不仅不敢管，而且不得不化装赶紧往“区”里跑。大兵们肆无忌惮地纵火、抢劫，而一个捡了一块木板与一只旧鞋的少年却被拿来就地正法、斩首示众。作品没有渲染少年被杀的惨相，而是着力显示元凶逍遥法外与无辜成替罪羔羊的强烈反差。有时，作品通过出人意料的结果来表现社会

的悖谬，譬如：四名跟随去跟冯大人交涉饭食，冯大人摇了摇头，说“这可不行。”四人正以为跟着他吃饭的要求没有指望，不料冯大人指的是斜纹布的制服不行，原来冯大人为了自己的体面，要四个跟随换上长官们才配穿戴的镶有金绦子的呢子制服，并佩带手枪。小人物正以为根本办不到，还会挨巡警总队长的一顿训，谁知总队长看了冯大人的条子，连大气都没敢出，完全照办。一波三折的跌宕起伏，产生了奇妙的喜剧效果。有时，不动声色的话语里，隐藏着刻骨的反讽。如当妻子跑了之后，主人公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在咱们这讲孝悌忠信的社会里，人们很喜欢有个王八，好教大家有放手指头的准头。”这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冷静的观察结论，其实寓含着对虚伪与残忍的文化现象的无言愤懑。

《我这一辈子》的叙事者即主人公出身并挣扎于底层社会，老舍在展开这一人物的自叙时，总是尽量选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及语境的语汇及修辞方法，使笑与泪挥洒得那样自然天成。譬如说教官的尸位素餐：“这样的自然是不多，可是有这么一位教官，也就可以教人想到巡警的操法是怎么稀松二五眼了。内堂的功课自然绝不是这样教官所能担任的，因为至少得认识些个字才能‘虎’得下来。”

再如说官儿们的贪：“告诉你一句到底的话吧，做老爷的要空着手儿来，满膛满馅的去，就好像刚惊蛰后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稀松二五眼”、“虎”这样的词语和惊蛰后的臭虫的比喻，是如此的生动与贴切，它们有着一般书面语汇和掉书袋的比喻所难以取代的韵味，在语感上给人以亲和力与切中要害的穿透力。又如作品这样描写师哥到“我”家吃热汤面时的“吃相”：“他吃得四脖子汗流，嘴里西啦胡噜地响，脸上越来越红，慢慢地成了个半红的大煤球似的”，如此形象已经暗示出师哥的贪婪，接下来的一句“谁能说这样的人能存着什么坏心眼儿呢”，更是以反讽的语调表达了叙事者的道德蔑视。另如描述百姓趁乱抢劫时，说“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在地上滚，像屎壳郎推着个大粪球。”对于贪婪的趁火打劫者来说，恐怕很难找到比这更合适的比喻来了。以小人物所熟悉的语汇与修辞，来表现小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宣泄小人物的快乐与愤懑，《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成功的范例。

我幼年读过书，虽然不多，可是足够读《七侠五义》与《三国志演义》什么的。我记得好几段聊斋，到如今还能说得很齐全动听，不但听的人都夸奖我的记性好，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高兴。可是，我并念不懂聊斋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记得的几段，都是由小报上的“评讲聊斋”念来的——把原文变成白话，又添上些逗眼打趣，实在有个意思！

我的字写得也不坏。拿我的字和

老年间衙门里的公文比一比，论个儿的匀适，墨色的光润，与行列的齐整，我实在相信我可以作个很好的“笔帖式”。自然我不敢高攀，说我有写奏折的本领，可是眼前的通常公文是准保能写到好处的。

凭我认字与写的本事，我本该去当差。当差虽不见得一定能增光耀祖，但是至少也比作别的事更体面些。况且呢，差事不管大小，多少总有个升腾。我看见不止一位了，官职很大，可是那笔字还不如我的好呢，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人既能作高官，我怎么不能呢？

可是，当我十五岁的时候，家里教我去学徒。五行八作，行行出状元，学手艺原不是什么低搭的事；不过比较当差稍差点劲儿罢了。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大发财源，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可是我并没和家里闹别扭，就去学徒了；十五岁的人，自然没有多少主意。况且家里老人还说，学满了艺，能挣上钱，就给我说亲事。在当时，我想象着结婚必是件有趣的事。那么，吃上二三年的苦，而后大人似的去耍手艺挣钱，家里再有个小媳妇，大概也很下得去了。

我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太平年月，裱匠是不愁没饭吃的。那时候，死一个人不象现在这么省事。



再一说呢,夫妇是树,儿女是花。



这可并不是说，老年间的人要翻来覆去地死好几回，不干脆的一下子断了气。我是说，那时候死人，丧家要拼命地花钱，一点不惜力气与金钱的讲排场。就拿与冥衣铺有关系的事来说吧，就得花上老些个钱。人一断气，马上就得去糊“倒头车”——现在，连这个名词儿也许有好多人不晓得了。紧跟着便是“接三”，必定有些烧活：车轿骡马，墩箱灵人，引魂幡，灵花等等。要是害月子病死的，还必须另糊一头牛，和一个鸡罩。赶到“一七”念经，又得糊楼库，金山银山，尺头元宝，四季衣服，四季花草，古玩陈设，各样木器。及至出殡，纸亭纸架之外，还有许多烧活，至不济也得弄一对“童儿”举着。“五七”烧伞，六十天糊船桥。一个死人到六十天后才和我们裱糊匠脱离关系。一年之中，死那么十来个有钱的人，我们便有了吃喝。

裱糊匠并不专伺候死人，我们也伺候神仙。早年间的神仙不象如今晚儿的这样寒蠢，就拿关老爷说吧，早年间每到六月廿四，人们必给他糊黄幡宝盖，马童马匹，和七星大旗什么的。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惦记着关公了！遇上闹“天花”，我们又得为娘娘们忙一阵。九位娘娘得糊九顶轿子，红马黄马各一匹，九份凤冠霞帔，还得预备痘哥哥痘姐姐